



法则 汤青 摄

去广州,我心里惦记着木棉花。三年前在海南三亚过春节,一朵朵木棉花红云般飘在天上,太撩人,不禁心驰神往,遗憾的是总有邻树抢戏份,木棉花被其它肥枝阔叶包围,遮挡,看不到全貌,偶遇一树完整的木棉花,距离太远够不上,或坐在车上下不来,没拍回一张满意的木棉花照片。飞机起航,我对广州充满了期待。

这几年,我喜欢看树。初到北京,每天去农大校园看树。一排排高大的法桐仪仗队般排列路两旁,我用伞车推着周岁的外孙女在树荫里穿行,乘凉,小憩。法桐身躯高大,树干圆融光滑,撑起巨大的树冠,在空中中连缀起一把又一把遮阳伞,走近后

水是万物之源。水有灵气有静气,水为财,聚水则生财。

自洪荒以来,人皆逐水而居。先是为了饮用灌溉,远古先民部落旁水声潺湲。近水而居,洗了多少尘世浮躁,独得一片清凉一片清静。三河不过一座小镇,竟然三水穿过,一镇之地水榭无数,可谓之福。而屋舍气清,蔚为大观,亦可乐也。

三河得古镇之拙,流水之活,游船有佳趣,寻古生幽情,更兼大夫第之雅鹊渚之奇。行走街头,饥可食酥鸡、虾糊、面鱼汤、米饺,令游人留连忘返。又为佳酿米酒陶醉,萌生无限缱绻眷恋。三河不语,静看着树下闲坐的人、湖边散步的人以及那个做梦的人。

三河给闻香人以香,给听雨人以雨,给捕风人以风,给人以美以忧伤,也给闲者以萧然,给忙忙客以恬然。自清晨到傍晚,花开花合,直至黑暗迷上星空,三河依然醒着。那些楼台亭轩错落有致,堤岸垂柳,海棠相间,河水荡漾,碧波暗影。夜景别有风味。

游三河,人在山石松竹、花木绿阴中。应了诗里所说的,欲将杭州庐州比,难向烟波判是非。但觉西湖输一着,江帆云外拍云飞。

三河有深邃感。草木是阴的、绿的。气息上有潮湿、深邃感。三河像工笔画,以线条写意,气息格调是明清话本是演义小说,评说柴米油盐,铺排一卷卷兵戈狼烟,有些贵气有些喜气,还有家常味道,色泽并不浓艳。那天登临望月阁,夕阳西下,几个游人在街头出没,气息安宁,况味稼穡。

树有每年花

解良

才会发现树皮如干旱龟裂的土地。偌大一片校园,你会在林荫大道边,在林荫小路尽头,偶然遇上已故知名教授的青铜像,或立在树边静思,或坐在树下小憩,令人景仰。

法桐树叶子大,初秋满树叶子虎皮黄,深秋初冬又变成酱紫色。树上结着一个又一个毛茸小球,夏天绿,秋天黄,满树叶子落尽,小球依旧风铃般悬在树上,穿越冬天。所以它的另一个名字叫悬铃木。春天里,我和外孙女捡拾落地的小球,小球镶一肚子丝状茸毛,用嘴一吹满天飞。它们是树的会飞的种子。

外孙女会走路了,我们在农大小广场上看一群孩子学轮滑,又结识了一棵新树。树干白褐相间,结绿针,斑鳞组成奇特的图案,像雪豹斑点,又像迷彩服。它的名字我听一次就记牢了,央视有名嘴白岩松,这种树叫白皮松。后来去三亚亚龙湾热带森林天堂,我又领略了白皮松的茶寿之容,苍劲之姿,还期待着去陕西长安,为中国最老那棵白皮松过千秋节。

外孙女渐渐长大,我们旅行,去看南方的树。在厦大校园,一排排椰子树笔直挺拔,高二十几米,无枝无蔓,树干有一圈圈突起的环痕,像机

器成批制造的水泥电线杆,窃以为强台风会把椰子树刮倒,人们便人工制作出水泥外套给它们穿上,加以扶持。幸亏我没说出这种想法,否则会被人笑掉大牙。椰子树大似扫把的叶子一个月脱落一片,掉叶处会结叶疤,椰子树逐年生长,叶疤沿树干堆积起一圈圈凸起的环痕,像水泥杆套着圆柱螺纹,撑起一片伞型绿冠,绿冠下结出一串串椰子。

登上鼓浪屿,大榕树又让我震撼,直至愧疚自己描绘它的语言远未达到小康水平。榕树最美最苍劲的就是“气根”,不接触土壤,靠吸收空气里的水分生长。一株榕树到底有多少条气根,难以缕数。它们盘根错节,与老树缠在一起,上下垂挂,蜿蜒盘旋,像一个耄耋老人美展须髯,龙飞凤舞,千姿百态。据说中国最大一株古榕树树冠能覆盖15亩地,可容数百人在树下乘凉。鼓浪屿的榕树没这么大,却足以让我领略一种铺天盖地的气象。

到了广州,大年初二下午家人来越秀公园等着观花灯,半山坡冒出一树火红的木棉花吸引了我。木棉花盛开在高空,又被邻树的青枝绿叶包围,我左转转热得满头是汗,拍的片子还是不可心,便在树下找个位置小憩。“吧嗒”一声,空中落下一朵木棉花,落在地上像一只红色的羽毛

球。身边的老者开口了,东北来的吧?乡音将我们的感情拉近了。

老者是大连人,大学毕业来广州当医生,在此生活了57年,现已八十高龄。刚才我在树下拍木棉花,一举一动都被他看在眼里,见我喜欢木棉花,他说,你来得正好,往年木棉花三、四月份才开,今年开得早。他问我在广州的行程,给我介绍哪里有好看的木棉花。我说明天要去黄浦军校旧址看一看,他眨着眼睛,记不起那里有没有木棉花。黄浦军校旧址位于长洲岛,老者的家住越秀公园附近,平时散步受子女限制,走不那么远。

花灯会即将开始,孩子打电话催我返回湖畔。我告别老者,走下山坡到北秀湖畔与孩子汇合,前脚刚到湖边,老者后脚就追来,特意赶来告诉我,他想起来了,黄浦军校旧址有一树木棉花,在孙总理纪念碑下,军营里。见我们一家老少在一起,其乐融融,他叮嘱我,要珍惜身边的人,珍惜眼前的幸福。

我说,你出口就是金句呀。他笑了,笑着告诉我,这是木棉花花语。我顿感暖心,唐代诗人李群玉有“人无重见日,树有每年花”两句,诗意如我眼前际遇。我想与老者多聊几句,问他老家还有没有亲人?他说没有喽,当年我娶了一个广州姑娘,在这里生根开花了。

我们笑起来,北秀湖上的花灯瞬间大亮。

翌日,我和妻子打车来到长洲岛,果然见到了盛开在孙总理纪念碑下军营里那树橙红的木棉花,一树热烈如火的木棉花。

说三河(外一篇)

胡竹峰

今天的三河舟楫依旧,亭台依旧,集散通达,风流更盛往昔,人民安居乐业,市容渐渐光鲜,肥西古镇,一派生机一派热闹。从前的风华,过去的清幽,至今还在街巷阡陌。

三河所以为庐州大美,美在时间的古蕴,美在流水的茂润,真真富饶美丽。美之地未必富饶,富之地未必美丽,三河双美与共,可谓福泽绵长。

水过石桥,风吹翠竹,船头听风,塔铃鸣咽,古风下尽是新意。山水经典,一城自在。人皆过客,草木前身。日出日落的生活平平常常,南来北往的过客熙熙攘攘,三河古镇一代又一代跨越时间流水。

三河以古为上。古河、古桥、古街、古巷、古民居、古茶楼、古庙台、古战场,一镇八古颜色,一镇八斗文章。一镇柴米油盐,一镇鸟语花香。皖山皖水,于斯为盛。如此三河,兴储祥和,好个三河。

西庐寺

紫蓬山的名字好,紫气蓬莱,有仙气。西庐寺的名字也好,有隐士气。陆游说青山可结庐,“结庐”二字入了不少他的诗:结庐云水间,手断云断结草庐,晚爱烟波结草庐,结庐城南十里近,濯锦江头已结庐,莫笑结庐鱼稻香,结庐归占水云乡。



颜色 梅方明 摄